

古文辭類纂選本

卷五

〔作〕〔文〕〔之〕〔好〕〔模〕〔範〕

評註
文法津梁

三冊 每冊二角五分

是書選錄古文。按其文法。分爲造意、謀篇、布局、分段、運調、音節、運典、修辭、練字、各類。而於段節句讀等。加以評註。本文之事實訓詁。亦條列於後。讀者可以無師自通。

文學研究法

四冊 定價七角

是書綜古今經史百家之言。擷其精華。以爲文學研究之法。其體例悉仿之文心雕龍。共二十五章。起上古書契之世。迄於近今。論文要旨。略備於是。誠文學之津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863)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初版

(古文辭類纂選本)

(上編五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涪州 雲南 貴陽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肇慶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五目次

書說類下

韓退之與崔羣書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韓退之答李翊書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韓退之答衛中行書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答胡直均書

補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補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五

桐城姚鼐原本 閩縣林紆加評

書說類下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

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

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

望。愈再拜。

紆曰。昌黎文字。多牢騷不平之語。崔羣之佐宣歙。未聞有抑塞之言。而昌黎竟代爲規畫。以爲不得其所。蓋公此時方守四門博士。窮困無告。特借崔羣以發舒其抑塞耳。入手言江南風土不並於北。似羣之佐宣歙。所處已非其地。故勸之理心以禦外患。然又不敢直斥處人幕府之非宜。但曰宜在上位。託于幕府。則爲不得其所。語至此。又防得罪主人翁。故曰。此吾之私意。親重而盼望者。非敢以終身幕客待足下也。以下直敘交情。六用或字。咸是陪客。均爲推重崔君作引子。歸到惟吾崔君一人。則見以上皆泛交耳。妙在稱崔君後。復將自己抬高身分。言己之識君。全由讀書得來。以

見揚譽之非虛。至此宜無餘語矣。然上半有六或字。似又自疑所
交之近濫。防崔君謂己以泛交相待。故有不置白黑于胸中之語。
爲一辯明。立時作一轉語。謂此特過慮之辭。交情若崔君。未有不
信我者。我之言此。我之過也。又將以上與崔君交情深處一鎖。尤
見精緊。而筆路亦異常靈活。中間與人辯一段。是插敘作波瀾。然
亦示一心知崔君之深處。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一段。則又提起
牢騷矣。貧賤富貴壽夭。造物不能位置恰好。正其渺冥不可知處。
歸本於天之不省記。此明明是怨尤語。忽言薄卿相。甘陋巷菜羹。
不曰樂道安貧。而曰好惡之異。處處避熟而趨生。歸本乖人合天。
卽是安貧樂道意。忽又掉轉兼得二字。是福慧仍可雙修矣。外面

似慰崔君。而隱中實用自慰。此時昌黎年甫三十六。去吏部侍郎時尙遠。後乃果如其期望。收一段自述衰憊。卽應上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意自憾早衰。恐蹈此語耳。由此觀之。此書明明自寫牢騷。託崔君以發洩耳。羣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四門博士。均小官也。頗不能平。故有是書。劉禹錫曰。韓十八太輕薄。嘗謂李程曰。某與崔大爲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慧過人也。今按此書。雖極稱崔羣。却不曾半句說到文章。則夢得之言。又似信也。昌黎滿懷牢騷。無處不借人而發。與書贈序。多半如此。讀者自能辨之。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

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

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

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紆曰。斯立。立之字也。唐制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進士。至是三試禮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公答之以此。一入手全局已在握。見險不能止。卽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宜止而不止也。動不得時。則指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別有取士之程度也。固不知變。以至辱于再三。者。卽二試吏部。一卽得之。又黜於中書也。背馳者。不能與斗筭之人。決得失于

一夫之目也。憤懣之氣。一衝口已見筆端。然朋友規勸之誠。理在不能不答。固望吾子。不望他人。則謂斯立之見賞。高於有司也。尙有不相曉處。則又疑與有司相埒。然不便當面罵煞。放鬆一步。稱爲有意啟發。一轉到不以丈夫相期。則斯立之言。又過崇有司。直視已不值一錢矣。以下則盡情罵詈有司。借斯立之書。一洩其憤。謂之才者。憑有司眼光所取舍爲定論也。樂其名者。雖已亦不能不藉有司以出脫也。人或謂之能者。勢利之眼尊有司。似己之文章尙能合于有司之程度也。至斥爲俳優之詞。自讀文字而生忸怩。且以恥過作非自責。自責愈汗下。則愈見有司之猥賤無識。然專咎有司。不自明其聲價。直是與小兒爭梨棗耳。因抬起古所謂

博學。非今之謂。古所謂宏詞。尤非今之謂。引出五子。自況也。生今之世。此今字。卽自喻爲五子之替人。五子競蒙昧之中而尙辱。則已累挫于有司。亦何辱之有。不以爲辱。則得失更無憂樂之足言矣。用一故字。接入五子。謂五子生今尙且蒙辱。故僕自計已熟。不待人而後知。此人字明明指斯立之見。等於常人之見。又烏足以知五子。並知己哉。罵有司之故。居然牽聯及于斯立。正以斯立言玉待工人而剖。此語大觸昌黎之忌。天下之有司。安有明眼之工人在內。斯立此言。不幾厚待有司耶。厚待有司。卽輕己矣。故曰天下無良工。吾玉何曾獻。有司私用其好惡。吾足亦未嘗別。于是洋洋灑灑。言其所志。一切均與有司相左。斥駁來書。兩則足不爲病。